

孫武兵法擇

孫武兵法

和書門
二四六一號類
六六一號類
七架冊

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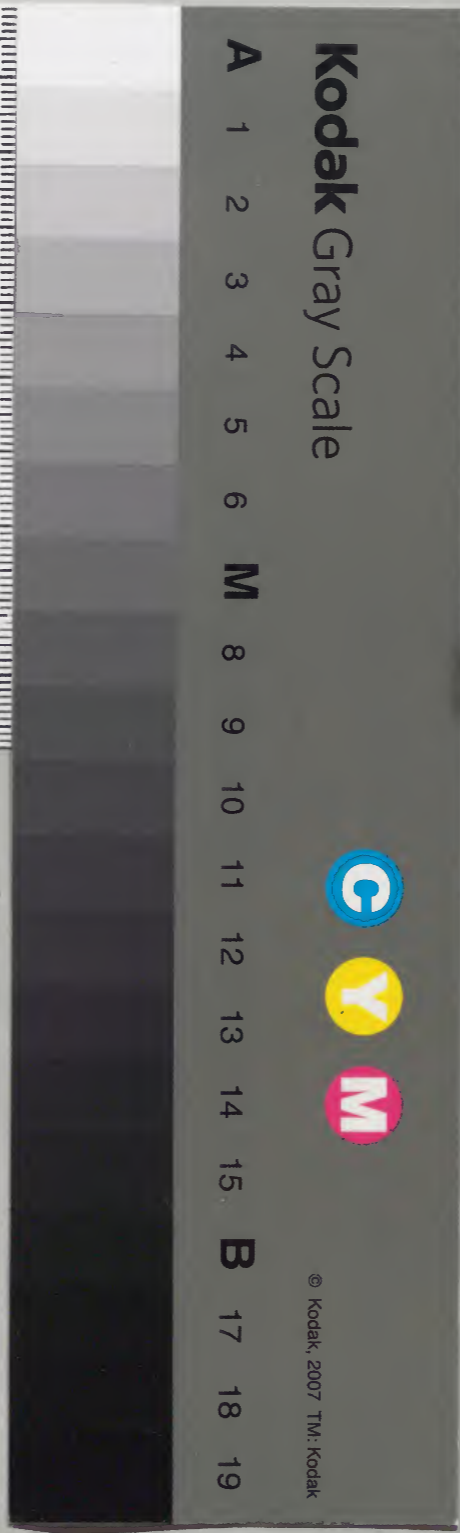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和書
二四六一號類
七架冊
八九二架

儒家十八三

共七本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621
冊數 7 (1)
函號 189 325

189-325



孫武兵法擇序

淺草文庫

孫子兵法魏武帝所註者司馬遷稱孫武十三篇是已
而班固藝文志乃言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為武
所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剝筆其精切凡十三篇
成為一編後人曰謂孫子亦有未盡之書或謂其文辭
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蓋秦滅先王典籍焚詩書百
家之編至漢孝惠時除挾書之律孝武始置太史司馬
於父子世居厥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文遷繼
其父志乃紬石室金匱以戒一家之書而於孫武兵法
而言其十三篇此其所謂吳王闔廬嘗視之者也孝成
之世秘府之書頗有散亡乃使求遺書於天下分命劉
向等校焉而任宏校兵書每一篇就向輒修其篇目錄
其指意向卒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之業歆遂總括
群書著為七略王莽之末又披焚燒世祖中興又集新
書班固傳毅典掌為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

為藝文志繇是視之漢書所著孫子八十二篇乃併任
宏所校遺書而稱焉耳魏武獨取十三篇乃自為註曰
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自晉氏亂中原板蕩渠
閣文籍靡有子遺而後世所傳孫子兵法與漢志不合
牧意以謂魏武所定而非孫武之全書予嘗視其書與
管子越語相出入者頗多蓋孫武齊人而學管子兵法
焉又其為吳王所稱十三篇者無疑也自魏武後世所
傳孫子註亦為不少宋元豐中集決武經之書以孫子

為首天下之士教習兵法乃自孫子始而世之議者以
謂武書所以舍正而鑿竒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
然武之所論令民與上同意修道而保法不戰而屈人
之兵以全爭於天下若夫利害之權竒正之變攻守圍
禦之術一皆以為未事也孝其辭雖未盡粹要其歸與
仁人之兵不合者鮮矣昔者趙括言兵事天下莫能當
藺相如曰括徒能誦其父書傳不知合其變也兵書豈
易誦哉後之誦孫子者大率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未

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故武之本旨為衆說之所蔽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遂使其書以為一切變詐竒詭之
說耳世之論兵不復知夫仁人之兵王之志也其流
之弊以到于今吾竊懼焉乃敢會衆說曰校其可見者
以俟夫講武者考而擇焉予豈好論兵者哉蓋有不得
已也享保壬寅七月戊午紫陽源堪序

向有... 孫武兵法... 卷第一... 計篇... 內而後兵出竟... 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杜氏收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春秋左氏傳成十三年劉康公... 語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凡事有可... 憑藉者謂之地形篇云不敗之地義亦同道言其所由也

孫武兵法擇卷第一

紫陽 源堪君美 著

計篇

近本作殆計。張氏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竟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杜氏收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春秋左氏傳成十三年劉康公

語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凡事有可憑藉者謂之地形篇云不敗之地義亦同道言其所由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校与校通古予切索色窄切

經常也五事即下所謂五者也言五事以為兵之大

經也

王氏曰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

管子曰五事五經也意亦

相同校比校也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謀攻篇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形

篇知彼知己勝為不殆

計算也索求也情者兵之情也言苟非

有用計則彼己之情不可得而知也所謂先知者必

取於人知敵之情亦此意也

用間篇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功出於衆者

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也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杜氏曰此之謂五事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

不畏危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一作人不危○近本意下無也故及二以字而作不畏危也

曹公

操即魏武帝也

曰危者危疑也民與上同意即所謂上

下同欲也

謀攻篇上下同欲者勝

死生同致無所危懼以明民

與上同意之意也○秦誓曰三千惟一心言君臣一

德也孟子曰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言君行仁政也孫

武所以使民与上同意者未知其術何如也蓋其所

謂視卒如嬰兒如愛子乃是所以得其死力者

形篇視卒

如嬰兒故可与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与之俱死

張氏預以謂士卒感息

死生存亡与上同之決然無疑懼即得之矣兵之為

道亦其与仁同功猶且如此而况於仁人之兵乎

荀子

曰仁人之兵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腹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杜氏曰陰陽者五行形德向背之類寒暑時氣節制

其行止也蓋陰陽所諛者多如日月星辰風雲氣象

曰制其勝者亦皆是也

孫武言天時者唯有天燥風起以火佐攻耳吳子則有疾

風火寒盛暑炎熱陰雨風颺曰制其勝者皆所謂時制也按尉繚子有天官篇李筌太白陰經有天無陰陽篇後人曰謂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夫機祥之事君子不取之矣然天官時日以助軍勝蓋有之矣顧其制之之術何如耳攻李靖以謂兵者詭道也記之以陰陽術教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說詳見地形九地及行軍等篇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智知也信實也仁愛也勇敢也嚴威也何氏未詳曰其名

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孫武論將以智為始信次之

仁次之勇次之嚴次之說者能得其意則於為將也

道思過半矣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王氏張氏皆依其說然孫武即言將孰有能才也何

氏以為才是也賈氏曰五者無倫各適其用則可為

將師亦謂才之用也杜氏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

家者流用智為先未可也周禮大司徒六德曰和仁

聖義忠和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

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古者聖賢之言未必

不用智為先也孫武之昏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利害

之權奇正之變所以制其勝莫非用智者也而其所以

謂仁者慈愛慈惠之謂不止用智為先亦其所以次

信也申色昏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田穰苴

曰凡戰智也蓋古者兵家之說類皆如此且如田說

或謂信能賞罰或謂信者号令一也亦未可也孫武

之言乃繼五事曰將孰有能又曰法令既行賞罰孰

明蓋其所謂能者智信仁勇嚴五者兼備各適其用

也若依旧說則將之有能即是法令既行也即是賞

罰既明也孫武所謂信者非賞罰必信号令必信之

謂也信者城也實也其信孚於民所以民皆相信而

倚伏之也夫將無信則衆疑疑之則事不立故司馬

法曰信見信又曰凡戰責信惡疑吳子曰三軍之災

生於孤疑此其論

兵所以尚其信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古与局通曲制謂分部有制也管子曰曲制時舉

蓋是齊語孫武奔人其言亦然

局即与曲同左氏佳離局姦也注云遠其

部曲為離局是也歌曲之曲亦作局淮南子人間篇

陽局注云部歌曲是也尔雅局分也注云謂分部曲

礼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疏云左右有

局者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

軍行須監領故王師部分各所司部分也韻會部曲

引漢李廣傳注曰統漢昏云大將軍管立部之有校

尉一人部下有曲之有軍候一人或以漢部曲之制

釋孫子昏昔非也凡解古昏当批古美耳餘亦倣此

官道鶡冠子作官備未知孰是梅氏堯曰曲制部曲

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

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曲制者前後中軍各有分部而

行陣管壁旌旗金鼓之屬皆有其節制也官道者自

將師偏裨以至什伍廝養皆有其職守也主用者征

戰之用糧食為木甲兵凡百器械次之陸用車馬水

用舟楫及畫多旌旗夜多火鼓之類亦皆有其為主

也凡軍必有部曲之各官司

而械用亦有所主是其言之序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此結上文言凡此五者世將莫有不聞然其實未必

能知之者也唯其能知之與否則兵之勝敗決矣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此以下書校計索情之事也

曰主孰有道

主君也孰誰也道即上文所謂令民与上同意者也

李卓吾曰此篇自為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將道亦如是而已矣

將孰有能

將師也能文也杜氏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

也

天地孰得

杜氏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

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法令孰行

法令者法制禁令也行者所謂令索行者与衆相得

也行軍吳起曰堯号布令而人樂聞亦謂之也曹公曰設

而不犯之而必誅張氏亦因其說皆非也誅是將之

大者耳法令賞罰孫武已自分而言之不可相混王

氏以謂孰能法明令便人而從即得之矣

兵衆孰強

強壯也吳起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是也

孫武言強有以形而

言者有以氣而言者有以國而言者兵衆之強猶所謂勝敵益強之強也

士卒孰練

練精熟也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

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又曰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

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

變皆習乃授其兵此言其教練之法也

吳起前說蓋是速孔子以

不教民戰是謂弃之義也司馬法曰凡戰非戰立難

使人可陣難非使人可陣難使人可用難教戰之法豈

易言哉說者不可不察也

賞罰孰明

賞有功罰有罪也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

明則德之至者也

孫武各言賞者五言罰者二且其言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取不

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又曰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其用賞罰意亦可見矣張氏曰當賞者雖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蓋非其本旨矣

吾以此知勝負矣

通浩上文而言知彼知己則先知其勝負矣○夫五
事者兵之大經也校之八者亦不出五事耳而兵衆
強士卒練賞罰明合而言之則是法也參之伍之錯
綜其數以索其情所以深察之也奮有七計之說者
此其校之以并天地二者而言故也曹公曰五事七
計求彼此之情
諸家遂曰其說已 恭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王者之兵
亦有所校而其所校則与此不同矣度揆度也力衆
寡也德善惡也
義曲直也先儒以謂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
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聽從也言計之利不利兵之勝敗必矣言之聽不聽
將之去留決矣蓋夫國之安危存亡士之去就進退
事之關係雖小大之殊而所以審其幾者一也此承
篇首不可不察之意而言凡為將之道以起下文也
將即指上文莫不聞之將而言耳此節給意與孟子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同蓋言為將之道也兵之勝敗國之安危皆係乎吾
計之聽不聽矣豈翅不得其職與言而已哉白起王
剪之徒不聽吾計皆稱病而辭况不為白起王剪者
乎旧說以謂孫武以書上吳王闔閭政首篇以此辭

動之庶必見用。史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曰：子之十三篇，皆盡視之矣。卒以為將。初，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回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得之乃歸。于時武既為將軍，武著是昏乃在闔閭未立之前。年後六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其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閭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代楚，五戰遂至郢。既而闔閭又當楚不歸，明年三月，越聞吳王之在郢，乃伐吳，便別兵擊越。七月，秦救楚，擊吳，大敗之。九月，闔閭弟夫槩王乃亡，歸自立為王。秦凡五戰皆敗矣。師闔閭遂大敗而還，而史稱吳破楚入郢。孫武與有力焉。然吳師之敗，乃是武之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者，而史乃繼之曰：孫武既死，由是視之，闔閭之所易武不能盡致，其乃此其所謂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者也。蓋闔閭歸吳之後，武乃致其事。

歸子胥而死，實踐其平昔之言耳。孫臏武之孫而生於阿鄆之間，亦可徵矣。然左氏穀梁氏詳伍昏之事而不及孫武，司馬遷所載其事亦略，非無所疑也。曰說又謂闔廬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至而言將亦非也。闔廬立三年，乃與師伐楚，先是未有行軍用師事也。但其為公子與楚戰于長岸，事則見于春秋傳矣。或曰：將行也，或曰：將辭也，並皆非其義也。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計利計之有利也，以聽之其計也，乃繼事之辭，勢解見下文佐輔也。其外所計之外也，言吾計有利且聽之，則當復為兵勢以助成其勝於所計之外也。

曹公曰常

法之外也李氏杜氏皆從其說義亦通經之事校
之計凡此二者兵之大經大法所謂常法也曰利
而制權忘敵而取勝此其在于常法之外者也賈氏
曰外者或徇攻或後跟以佐正陣梅氏曰定計於內
為勢於外皆
非其義也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承上文以釋勢之義也利謂計之利者也制裁斷也

權之謀也左傳中權註言曰計之利而制為權謀也

推之為言取義於秤錘權輕重也衡之星兩可取其
平者乃有定位所謂經也錘之前却以就其平者無
有定準所謂權也計之得先可知其勝者乃有常法
所謂經也勢之利害以制其勝者無有常形所謂權

也

兵者詭道也

詭詐也軍爭篇兵以詐立義亦同葉公子高曰以謀蓋人詐也是

已楚語註自此已下以言上文所謂為勢佐外之事

即詭道也凡兵有本統焉有未事焉經計本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而示

之近

示視古字通用言已實能○外示之以不能不用即

形人而我無形也虛實篇○杜氏曰此乃詭詐藏形
有底傳曰鷲鳥將擊必藏其形美謂此說可疑已示
之不能不用者形人也彼不可見其能與用者我無
形也凡此二者所訣極多王氏曰強示弱勇示怯治
示亂實未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遠示近取示捨
被示此亦唯言其槩耳李氏以為己實用師外示
之怯也能之與用豈止言勇與怯二者而已哉遠
近以地而言

利而誘之

利以利動之也兵勢篇誘導也即所謂能使敵人自至
者利之也虛實篇○孫武曰兵以利動故其昏十三
篇無不言就利避害者利誘之術亦多矣

亂而取之

梅氏以謂彼貪利則以
貨誘之正言其一端耳
亂詐為紛亂也取即所謂予之敵必取之也兵勢篇

實而備之

虛實孫武自有其篇而其說備矣此其所謂使人
備已者也虛實篇

強而避之

示之強盛使彼避已也鄭友賢曰自能而示之不能
至下十四句狃是詭道也但

以實而備之勺解以彼軍既實我當預備強而避之
句解以彼勢若強我當引避之若然則是正道非詭
道矣當解作我軍本虛反詭以實而使之備我勢本
弱反詭以強而使之避鄭說實得之矣然其所解止
於此二者未可也示不能示不用示遠近示利示乱
示怒示卑示佚示親無所不用詭者要在曰利而制
耳

怒而撓之撓撓道

撓屈也又摧折也示暴怒而屈撓之也吳起曰可震

而走亦此義也吳子論將篇云進退多疑其衆無依

激之令怒以撓之若然則下篇云忿速可侮之笈耳
東坡蘇氏曰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存一說也蓋其

如此之謂與
誦者宜擇焉

卑而驕之

示以卑屈而使之驕急也張氏曰或卑辭厚賂或羸

也

佚而勞之

示以安佚而勞弊之也示之安佚如楚人伐鄭縣門

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不殺楚言而出是已旧解故

親而離之

故佚能勞之也与此篇所言笈自不同耳

示以親暱而離間之此其伐交之事也謀攻篇○親而離之蘇張
縱橫之說多用此術如曹公與韓遂交馬詔以疑馬
超亦自用之也而註孫子云以間離之蓋此英雄欺人
耳李氏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可也諸
家只以為離間其君臣者未盡其美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虛實出其不意者趨其

不意也同上此言如上文所云壹是皆攻其無備而出

其不意也曹公李氏以無備為懈怠以不意為空虛

皆非也惟其不意是以無備未必可分而言耳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此結上文而言也夫兵家經常之法將莫不聞勝負

之大計吾能言之至若臨敵決勝則曰利制權其變

無窮所以不可先傳也杜氏曰傳言也李氏曰無備不意攻之必

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後人遂曰有兵家取勝之

訣不可先泄其謀之說皆失其美也孫武曰措勝於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

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于無算乎吾於此視之

窮亦皆餘事而已蓋武誠存人嘗學管子兵法而
有所自得者其昏又有五事九變及形勢虛實等
說而其論用兵往來有與管子昏相
出入者亦可以視其學之所由也矣

孫武兵法擇卷第二

作戰篇

作典也起也旧說定計於内
而與戰於外故吹計篇云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古者每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故仁

車兼一百人凡兵車千乘則帶甲者十万人也

一說馳騁

之車謂之革車即兵車也凡車一乘駕以四馬故曰
駟兵車千乘則矣馬千駟也蓋是批孟子革車三百
車之文也若依此說則馳車千駟以言馬數革車千
乘以言車數乃是一車二名而輜重猶在其外也斷

非此篇本旨耳且孟子所謂革車昏序又作戎車孫
子所謂革車或是誤字或是時制亦未可知也晦庵
朱氏嘗論車乘之泥曰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
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由此論之魏武及李
杜梅張諸家之說蓋得之矣此言舉師之大法也

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也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

曰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近本無則字

此言舉師千萬饋糧千里凡其費用蓋其如此也內

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饗吏士

也言膠漆車甲者奉細与大膠漆之材修飾器械車甲之奉膏輅金革之屬

千金者言所費多也曹公曰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剄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

用不足

勝久謂勝於久也勝久猶言勝剛勝弱謂勝于戰之久也鈍不利也兵

刀劍矛戟之屬剄剄通作挫老子挫其銳又通作銼楚世家兵銼藍田銳

銳士也管子曰強還則銳士摧言士之銳氣也屈竭也盡也暴露也言

及其用戰久而後勝則鈍弊兵又摧折士氣矣至若

攻城則物力必屬矣此言兵罷於外之害也旧解以攻城為

攻而久者非也言戰勝于久則鈍兵
挫銳矣至其攻城則物力必屈矣
日持久則國用亦自不給矣此言兵弊於內之害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

拳師千里戰久而勝兵挫力屈而國財既竭至於諸
侯之兵乘弊而競起則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言必有危亡之憂也此承上文極言戰久之弊以起
下文也

故聞兵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拙不巧也速疾也此承上文推明戰不可久之義也

言雖其拙速所以為善巧也

舊說或謂雖拙有以速。或謂拙尚以速勝。或謂速下脫勝字。

但能取勝寧拙速而無巧久也皆解速以為速勝也此節專言兵久之弊而不及論其勝敗也且諸家所說亦皆以為拙不如巧最失其義也孫武本旨以拙速為巧故曰未睹巧之久也由此視之孫武以為用兵之巧者亦可以知矣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通結上文之意以起下文也自此以下細論用兵之

利害即所謂智者之慮必推於利害也九變篇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曰糧於敵故

軍食可足也

役程役也籍猶賦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賦車籍馬

使備車馬曰車馬之異故別為其文曹公注云籍猶賦也即得之矣稅民之財

發兵也陳氏皞曰往則載焉歸而迎之是不三載也

夫五方成器制度異巧取之於國者所以適其用工考

記云鄭之刀宗之介魯之削吳越之劍燕無函秦無盧胡無弓車春秋傳云吳用木楚用革荀子曰存之技擊魏氏之武卒秦之銳士凡其器械技巧各有所長而亦皆適其用猶雀脰不可斷鳧頸不可繞故取用於國欲便利於用也舊說云器用取於國者物輕而易致者非其義也千里運糧財力俱困曰之於敵者所以足其食也此一節言用兵之利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貧財少也輸送也遠輸即謂千里饋糧也此以下四

節承上文內外之費而言用兵之害也夫奉師千里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
則困財不得不匱也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之則急於丘役

師一無於字

近於師謂近於師期也貴賣謂物價騰貴也竭盡也

言師期將近車甲弓弩之材取物既多而其價暴貴

則民之供給其財不得盡也急窘也王制曰國無

六年之蓄曰急丘十六井役行役也

周禮稍人掌力乘之政令若會

同師田行役之事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班固漢志

曰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丘為甸之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其車一乘牛十

三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凡軍旅之役謂之丘役

于戈備其是謂乘馬之法如魯作丘甲鄭作丘賦其義亦然蓋以丘乘之法者

軍制之始也丘氏曰丘乘即四丘為甸之所

倣此急於丘役者下文云中原內虛於家是也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此結上文二節之意而言百姓之費也民力已竭民

財已盡國中之民破家散產凡度其費十而失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千

去其六

矢一作弓蔽一作矛亦作十去其七

此承上文而言公家之費也楯干櫓大盾也謂之蔽

者蓋言車上可以為蔽者耳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氏注云盾于櫓之屬

其名未聞又司戈盾職云及舍設藩盾行則

丘牛謂

兵車之牛也

兵車所駕者總名之曰丘牛謂丘有牛三頭甸有牛十六頭是也

大車即牛車謂輜重之車也凡其所費度之失十之六

也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菹秆一石當

吾二十石

務食於敵即因糧於敵也曹公曰六斛四斗為鍾菹

豆稽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

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菹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

吾二十言遠費也此中述上文軍食可足之羨而言

用兵之利也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

此承上文智將所務之意以起下文勝敵益強之端

也夫善戰者不怒老子故曰殺敵者怒也此其所以卒

善而養之也阜財則曰敵司馬法故曰取敵之利者貨

也此其所以車雜而乘之也曰說皆謂激怒吏士則敵可殺也最失其義矣

孫武一昏未嘗言殺且如是篇以久於兵為戒故曰

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安在其殺敵以激吾人者哉武

且有言曰主不可以怒而與師將不可以憤而致戰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

良將警之其警戒之意亦

復如此說者不可不察也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

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凡用車戰若得敵車十乘已上則賞其先得者蓋此

古之賞格乃曰引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車十乘凡七百五十

人甲兵器器械皆稱于此用兵之法全旅為上而

况得車十乘已上者乎賞其先得者上其功也更其

旌旗与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卒善而養之所

獲之卒養之以恩也勝敵而益強言增益我兵衆之

強也兵謂兵車也衆謂卒徒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此反戾上文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之意而言也孟

氏未詳其名曰貴速勝疾還也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近本無生字

知兵者盡知用兵之利害也杜氏曰民之性命國之

安危皆由於將也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故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是篇首言舉師之法次言兵久之弊次言用兵之

利害而終言民之死生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其任

之重蓋亦如此以結通篇之意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

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夫殷三中與捷然用武遠伐暴亂以致其衆事之至難猶且如此而况貪念肆欲窮兵黷武以殘其民乎故曰小人勿用管子曰大度之昏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貪戰而必勝之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貪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畧倫利而敵不敗技也得地而國不敗者曰其民也孫武是篇意出乎此

